

掌上行间

唯独没有自己

——读书联想之二十四

□ 顾光燧

前一段时间，中央电视台复播了电视连续剧《焦裕禄》。焦裕禄是河南兰考的县委书记，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继雷锋之后，又一个影响全国的典型。电视剧播出不久，中央领导在力推焦裕禄这个典型时，引用了当年兰考人对焦裕禄评价的一句话：“心里装着群众，唯独没有自己。”“没有自己”就是我。

无我的精神已有好长一段时间没人或少人提了，提也未必是真提，真去做。不提或少提无我的后果是什么呢？经济繁荣了，环境恶化了；钱多了，良知少了。前些年，听有人公开质疑“大公无私”，说大公无私违背了人的天性。人的天性是什么，是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”吗？是只有“物质刺激”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吗？多年前我读浩然的长篇小说《金光大道》，书中有个个人物叫冯少怀。冯少怀的故事记不得了，我能记起的是他说过一句话，大意是“世上没有穷人和富人的区别，这世界还成什么世界”？冯少怀主张贫富不均，维护私有。维护私有还有什么大公无私？冯少怀是个小说人物，不是现实社会中的专家学者，更不是领导人。他的理论我们可以不去当真，也可以承认目前贫富不均的事实；但不可以把这个事实固定化、合理化，更不可以用来为之辩护，用它来质疑大公无私！

《礼记》说“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”。天下为公是人类社会的最终追求，大公无私是人生境界的最高标准。“天下为公”也是天下无私，和“大公无私”一样，“无私”便是无我。“我”就是私，要求现在的社会天下为公，要求现在的人都大公无私，虽然是不切实际的，那是遥远的理想。因为是理想，我们就能不去追求，放任贫富差距拉大、放任私有对公有的蚕食吗？因为是遥远的理想，我们就可以降低道德的标准，用有本事、会赚钱来评判人的功过吗？有理想，就有追求。追求一点，就靠近一步；不断地追求，遥远就会成为近距离；人都不断地追求，人人无私无我的理想就会成为现实。

无我之“我”，是小我，不是大我。一个人就是一个小我。你是教师，你是小我，你的学生

是你的大我。你是医生，你是小我，你的病人是你的大我。你是演员，你是小我，你的观众是你的大我。你的家庭是你的小我，邻里亲友的家庭是你的大我。你从事的职业是你的小我，所有的同行是你的大我。你久住地方的熟人是你的小我，你见到的一切陌生人是你的大我。华夏子孙是大我，面对全人类还是小我。全球人类是大我，面对无数众生还是小我。无数众生是大我，面对天地万物还是小我。庄子说过：“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。”宋代理学家程颐说得更为明确：“天地与吾同体，万物与吾同气。”天地万物是最大的我。

不能把大我等同于无我。从大我到无我，还有一个忘我的修炼过程。商朝汤王的故事，人民熟知的只是他为民伐桀，这是他的大我；人们不熟知他临终的嘱咐“不封不树”。这是《史记》告诉我们的。埋葬他的那块土地，不堆土，不长树，不留一丝痕迹，让今天的人们至今不知他墓在何方，这是他的忘我和无我。我在本文开头说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也是如此。一心想着治理风沙，改变兰考穷困面貌，是他的大我；废寝忘食地带病工作是他的忘我；死后万人垂泪，说他“心里装着群众，唯独没有自己”，是他的无我。我们是普通的百姓，我们也能有大我吗？也能有忘我和无我吗？回答是肯定的。当年普及毛主席著作，让全中国熟知了一个名字：张思德。张思德是延安时期普通的八路军战士。毛泽东为他的牺牲专门写了《为人民服务》，称赞他的精神，号召军民学习他为人民服务的“完全彻底”。虽然我们很不了解张思德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事迹，但我们懂得为人民服务“完全彻底”了，就是无我。在大学毛主席著作、大力普及毛泽东思想的浓烈的政治空气中，全国涌现了许多活学活用的积极分子。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，我都不会认为这些积极分子都是“完全彻底”的无我，但我也不会全部否定他们中有“完全彻底”的无我者，至少让我认识了张思德，懂得了应该为人民服务，尽力做到“完全彻底”。我也相信，学张

思德总比不学好，让人们懂得为人民服务的“完全彻底”总比不知为谁服务和假为人民服务好。张思德的时代和毛主席著作的时代已过去多年，后来为人民服务的“完全彻底”的无我精神还有火种。雷锋是张思德无我精神的传承者，孔繁森是焦裕禄无我精神的传承者。听着中央电视台《感动中国2013》的播出，有一个人的事迹尤其让我感动，那是一位年过八十岁的老人。老人独身，很穷，一生靠拾破烂度日。几十年来，他除了最低的生活开支之外，把积聚的十几万元全部资助了周围的贫困学生。他不能前往央视现场。替他领奖的学生代表，来到他现在生活的敬老院，为他祝贺，也为老人送去了新衣。新衣就是老人最贵重的家产。老人想着贫困的学生，是他的大我；节衣缩食过日子，是他的忘我；把积聚的钱资助学生，是他的无我。我为老人的无我感动，也为没有能记住老人的名字而遗憾，更为自己不能无我而惭愧！

修无我，要从为别人着想开始。大庭广众前，有人骂你，不要生气，更不要回骂，你要忘记羞辱，检讨自己过去对他曾有的言语不逊。你的忘记和检讨，会换来他第二天的笑容相迎。光天化日之下，有人打你。你不要发怒，更不要动手。你要忘记疼痛，承受你的亲友曾对他的伤害，今天拿你出气报复。你的忘记和承受，你的宽宏大量，说不定当时就会握手言欢。这样地为别人着想的忘记，也是忘我。这就是君子做人的“骂不还口，打不还手”。扶助一个病残，忘记经常有的烦恼，想象着病残的是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。天天扫回邻里通道，忘记自己的劳累，当作每天的晨练。掏出鼓鼓的钱包，支援灾区，忘记这样做的义举，看着是亏欠社会的偿还。这样地为别人着想忘记自己，也是忘我，也有了无我的修炼。这也让我想起了当代雷锋的郭明义一句话：“帮助别人，快乐自己！”

郭明义的“帮助别人，快乐自己”，是忘我，是修炼无我。早年读过许多写英雄模范人物的长篇通讯，让我认识了李顺达、耿长锁、陈永贵、王进喜、尉凤英、麦贤得、王杰等等。他们

无一不是忘我，无一不修炼无我。我早年读过的文学作品，很多是以英雄模范人物为主人公的红色经典。前面说过浩然的《金光大道》，主人公高大泉，就是以“小车不倒只管推”的全国生产队长榜样王国福为原型的。小说的评价少褒多贬，主人公也常被有人讥为“高大全”。也许是我的孤陋寡闻，近三十多年来少有了写“高大泉”式的人物为主人公的小说，也可以说文学作品放弃弘扬忘我和无我的精神。这是为什么？我想无外乎两个原因，一是作家没有兴趣，二是缺少忘我无我的典型。典型应该是有的，主体舆论从来没有放弃宣传忘我和无我。即使在大力宣传“恭喜发财”、“致富光荣”的同时，也不忘说一句“先富带动后富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”。先富带动后富就是治穷脱贫，是可以忘我的，是可以修无我的。我知道的许多现实是，享受了政策的好处、占了国家或集体便宜的先富起来的人，忘记承诺，一富便奢，一富便霸。他们是怎样“带富”的呢？发工资看成是施舍，欠薪能拖则拖能赖则赖；安全设施是应付，伤亡事故尽可能瞒上骗下。我尊敬另一种的富人，他们在享受了自己富足的同时，也能关心他的员工，拿出部分利益慈善。他们还不能说是忘我无我。我尊敬并赞美另一种富人，他们富了，仍然过普通人的生活，甚至不如普通人。他们的钱用在发展事业上，用在改善员工生活上，用在奉献国家和社会上。这是他们的修忘我，修无我。我写过中篇《修路计划》，有一个细节说，主人公向他当企业老板的女儿介绍一篇报道。报道说，某地有个村支书办企业发财了，把资产折价作股，全部分给了村民，自己过着节俭的日子。报道中的村支书说“村民都富了，我才富。”这个举例的报道不是我的杜撰，是我当年确实读到的一篇新闻。这个村支书的境界就是“心里装着群众，唯独没有自己”，就是“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”的大公无私，就是《共产党宣言》中说的“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，最后才能解放自己”，就是佛家说地藏菩萨的“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”，就是忘我无我！

翻开《苏东坡新传》，千年前的月光依然皎洁。李一冰先生以史家笔法为骨，以诗人情怀为墨，在黄州赤壁的涛声中，在儋州椰林的月影下，为我们重构了一个血肉丰满的东坡居士。这部七百余页的传记不是简单的年谱汇编，而是一场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，让我们在宦海浮沉与诗酒人生之间，触摸到中国文人最深邃的灵魂褶皱。



一、苦难的炼金术

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，像一把淬毒的匕首刺入苏轼的仕途。当御史台的囚室吞噬光明，当贬谪的诏书如雪片纷飞，这位曾以“有笔头千字，胸中万卷”自许的才子，却在命运的熔炉中完成了惊心动魄的精神涅槃。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超然，不是与生俱来的豁达，而是被苦难反复锻打后的通透。黄州的东坡荒地，他用沾满泥土的双手种出诗歌的庄稼；惠州的瘴疠之地，他以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的豪情吞咽命运的苦涩。李一冰以手术刀般的精准解剖着这种苦难的转化机制：在贬谪的流放地上，苏轼不是被动承受的谪臣，而是主动开垦的精神拓荒者。

二、诗意的栖居

在《苏东坡新传》的字里行间，我们看见了一个用诗歌对抗虚无的战士。“大江东去”的豪迈与“十年生死两茫茫”的凄婉，如同长江的激流与西湖的柔波，在苏轼的笔端完成着永恒的变奏。李一冰独具慧眼地指出，苏轼的诗词不是案头把玩的艺术品，而是生命存在的本体论证明。当新党旧党的政客们在汴京的朝堂上厮杀时，苏轼却在赤壁江心的小舟里，用“寄蜉蝣于天地”的浩叹解构了权力的虚妄。这种诗性生存的智慧，让他在竞争倾轧的夹缝中开辟出辽阔的精神原野。

三、现代性的先声

在岭南啖荔的饕餮身影里，在海南制墨的烟火气息中，我们惊讶地发现了一个超前于时代的苏轼。他破除“君子远庖厨”的迂腐，撰写《老饕赋》为美食正名；他打破雅俗界限，让渔樵耕读走进文学圣殿。李一冰通过翔实的考据揭示，这种现代性萌芽源于苏轼对生命本真的执着。当程朱理学开始编织礼教的罗网时，苏轼却在高唱“庐山烟雨浙江潮”，用审美体验消解道德教条，这何尝不是对个体价值的早期启蒙？

合上泛着墨香的书卷，赤壁的江声仍在耳畔回响。苏轼用一生演绎了一个永恒的命题：如何在充满缺憾的现实中构建圆满的人生。李一冰先生以其深厚的学养与悲悯的笔触，让我们看见的不只是某个历史人物的传奇，更是整个民族的精神基因图谱。在这个价值飘摇的时代，东坡精神恰似暗夜中的北斗，提醒着我们：真正的诗意从不畏惧废墟，因为人类永远可以在心灵的沃土上重建理想国。当我们在键盘上敲打焦虑时，或许该听听那个穿越千年的声音：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

《卡萨布兰卡》

政治与爱情在乱世中共生交响

□ 朱雪峰



《卡萨布兰卡》的伟大毋庸置疑，这部战争

爱情片在世界影史上始终占据第一名的位置。

那份跨越时光的魅力，至今观看仍能打动人心。

爱情本是人类最甜蜜的情感，却总难免逃避

遗憾，就像里克，原本在卡萨布兰卡经营着酒

吧，日子波澜不惊，直到那位熟悉又陌生的漂亮女士推开酒吧门，他平静的生活才被彻底打破。正如那句经典台词：“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城镇，每个城镇有那么多酒吧，为什么她偏偏来到我这家。”来者正是他昔日的情人伊尔莎，故事也由此拉开序幕。

此时的伊尔莎，是以反法西斯抵抗运动领袖维克多妻子的身份来到卡萨布兰卡的。彼时欧洲大半沦陷，纳粹阴影笼罩整片大陆，伊尔莎与维克多作为战争难民在此短暂停留，计划中转前往美国。可北非同样有德国法西斯活动，危险无处不在——这样的战乱氛围，让旧日情人之间没法像和平年代那样纠缠于感情，必须在短时间内做出艰难取舍。

酒吧里反复响起的钢琴曲《时光流逝》，是里克的偏爱，也是伊尔莎的记忆。这旋律像一根线，悄悄暗示着里克从未彻底遗忘那段过往，那些情愫仍在他心底时时翻涌。

伊尔莎的出现，将里克从回忆拽回现实。影片穿插的巴黎往事里，他们的相爱始于一场偶然邂逅，浪漫又甜蜜。埃菲尔铁塔下、凯旋门旁、塞纳河畔，都留下过他们相爱的痕迹。即便那时欧洲已处在战争爆发前夜，他们依旧爱得热烈，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他们彼此。

可里克的反纳粹身份，让他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。巴黎火车站的分别，至今仍让人动容：里克一次次看手表，眼神里满是焦急与深情，盼着伊尔莎来送行，最终却只能独自黯然离去。这段感情虽短暂，却刻骨铭心。

重逢时，伊尔莎已为人妻。但从他们对视的眼神里，没有指责与怨怼，只有久别重逢的喜悦——这对昔日情人，从来都没忘掉过彼此。当伊尔莎说明来意，请求里克帮他们夫妇离开北非时，里克起初并未同意，直到经过多次内心挣扎才松口。这样的刻画格外真实，让人物瞬间变得立体丰满。

当在机场分别时，伊尔莎带着不舍与怅然问“那我们呢”，里克只一句“我们拥有巴黎”。没有多余的煽情，简洁却满是深情。这份爱，没有纠缠，没有占有，只有成全，是对爱情最深刻的理解，也是对过往最好的纪念与共同珍视。

而伊尔莎带着所有的爱，美好与回忆，随丈夫维克多登机而去。既是对抵抗运动的坚决支持，也是把这份爱情深深融入到反法西斯的政治主题中。

本片中还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。当德国军官在里克酒吧命令乐队演奏德国乐曲时，里克针锋相对，让乐队立即演奏《马赛曲》予以回应。当激昂雄壮的《马赛曲》在酒吧响起时，所有顾客都高声合唱，这是对德国法西斯强烈的愤怒与谴责，也是抵抗运动发出的怒吼。反法西斯的政治主题在这一刻生动，具象了。

对于一部战争爱情片来说，影片没有落入俗套的三角恋叙事，若是那样，只会削弱作品的历史厚重感。在《卡萨布兰卡》里，战争时代从不是简单的背景板，而是与反法西斯的政治主题紧密交织。它最成功的地方，便是将反法西斯主题与爱情主题完美融合——让爱情在乱世中更显真挚动人，也让时代的残酷与反法西斯主题的意义愈发凸显。这种完美的融合，使《卡萨布兰卡》成为兼具情感深度与思想高度的不朽的经典。

丝语阁

子丑语丝

□ 陈震

之四十六

1. 阅读的“三心六艺”指每个人的阅读都要努力做到有敬畏心、挚爱心和智慧心，同时，还要切实掌握问、思、写、议、乐、行的技能。

2. 敬畏心指对展现在自己面前的书籍世界心存敬畏，既敬重又畏惧。这是阅读者发自内心的本能与潜意识。敬畏心应是平常心。“敬人者，非敬人也，自敬也。”（《说苑·敬慎》）由是，阅读者戒慎敬肃，敬董处事，没有丝毫怠慢。

3. 挚爱心指对展现在自己面前的书籍世界心怀挚爱。这是阅读者发自内心的真诚、深厚、纯粹之爱。挚爱心就是平等心。“人生是花，而爱是花的蜜。”（雨果）阅读者藉此超越表面喜欢，生发触及灵魂深处的爱。

4. 智慧心指对展现在自己面前的书籍世界心存智慧。这是阅读者发自内心的涉及方向的智能聪慧。智慧心即是平和心。列夫·托尔斯泰说过，“没有智慧的头脑，就像没有蜡烛的灯笼。”由此，阅读者与作者作品相遇，达到至相向生相和。

5. 面对书籍世界，敬畏导向尊重，让读者尊重作者、尊重作品；挚爱走向和合，让读者与作者和合、与作品和合；智慧朝向理解，让读者理解作者、理解作品。有敬畏才能怀挚爱，有挚爱才能生智慧。敬畏、挚爱、智慧三合一，就能产生三生万物的奇特效果。

6. 有敬畏心、挚爱心和智慧心，还需要切实掌握问、思、写、

而思，以思追问，问思相谐，阅读才能渐入佳境。

9. 三写。写是心与笔的交流，是新我与旧我的对话，是思想的梳理、辨析、反思与视觉化的过程。书的文字学本义就是写、记载。不动笔墨不读书。这里的写，既指记录之写，又指写作之写。前者体现在随时将问题、思考记录在案，便于查找，利于反思，因为好记性不如烂笔头；后者指从书籍的世界出发，以自己的眼光写出自己的感受，我手写我思，我手写我心。司汤达的格言是“每天要动笔”。贝多芬说，我的格言始终是：没有一天不动笔；如果我有时候让艺术之神瞌睡，也只是为了使它醒了以后更兴奋。清人唐彪认为，学人只喜多读文章，不喜多做文章；不知多读乃借人之工夫，多做乃切实求己工夫，其益相去远也。

10. 四议。阅读需要独处，也需要群聚，需要自己读，也需要大家读，更需要一起议。微信群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便利，只要有信号，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跟家人、跟朋友、跟同事、跟师生议论对共读书的理解、认识、收获与评价。这种泛在的隔空交流最大化地分享各自的心得，从而对共同面对的书籍世界拥有新的体认。在这一过程中，“争辩或讨论的目标不应该是胜利，而应该是进步。”（法·儒贝尔）同时，这里的议，既指共同参与者的观点表述，也指个人内心独白式的评论。

11. 五乐。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《论语》开篇第一句话就点明了读书学习是快乐的事。在《雍也》篇更是以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深刻地阐述了乐对于读书及一切学问、事业无可替代的重要性。至乐无以读书。由是，陶渊明才“每有会意，便欣然忘食”。这种快乐关乎所有的读书人，无论他（她）读在何时，身在何方。如同清人沈德潜的诗句“读书随处有真乐，况人名山深复深”。

12. 六行。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。”（陆游）“士虽有学，而行为本焉。”（墨子）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”（《礼记·中庸》）萧伯纳说过，行动是通往知识的唯一道路。爱默生认为，没有行动，思想决不能成熟为真理。问、思、写、议、乐最后要通过行来达成。行，是读书的终点，也是新的起点。问、思、写、议、乐、行是读书的技能，也是方法。达尔文说过，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。爱因斯坦那个著名的公式 $W = X + Y + Z$ ，成功 = 艰苦的劳动 + 正确的方法 + 少说空话，深刻揭示了正确的方法的重要性。

13. 如果，我们真正读以为己，有敬畏心、挚爱心和智慧心，又能切实运用问、思、写、议、乐、行的技能与方法，那么，在把握阅读的适时、适地，人与适书的前提下，就一定能读以修为，提升境界。如同朱永新先生所说的那样，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精神发育史。

东坡精神
读李一冰《苏东坡》新传

——读李一冰《苏东坡》新传

□ 喜舍

在废墟上起舞的永恒诗魂



一、苦难的炼金术

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，像一把淬毒的匕首刺入苏轼的仕途。当御史台的囚室吞噬光明，当贬谪的诏书如雪片纷飞，这位曾以“有笔头千字，胸中万卷”自许的才子，却在命运的熔炉中完成了惊心动魄的精神涅槃。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超然，不是与生俱来的豁达，而是被苦难反复锻打后的通透。黄州的东坡荒地，他用沾满泥土的双手种出诗歌的庄稼；惠州的瘴疠之地，他以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的豪情吞咽命运的苦涩。李一冰以手术刀般的精准解剖着这种苦难的转化机制：在贬谪的流放地上，苏轼不是被动承受的谪臣，而是主动开垦的精神